

意外惊喜

□王吴军

赵凯下班后，一个人去逛超市。

走进超市之前，赵凯根本没有打算给妻子张玫买任何礼物。但是，当他在超市的精品区里看见一款紫色透明的琉璃做成的手链时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那几乎是他见到过的最漂亮的琉璃手链了。

赵凯心想：若是我无缘无故地买下这种手链作为礼物送给妻子张玫，她肯定会大吃一惊的，因为她太喜欢这类东西了。

不过，赵凯又有些犹豫不决，因为他自己对手链这些东西是一窍不通的。

这时，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走到赵凯的身边，微笑着问道：“先生，您要买这种琉璃手链吗？”

“我想看一下。”赵凯对女售货员说。

“好的，先生，您要不要和琉璃手链配套的琉璃项链？”

赵凯笑了笑，然后，他看了看琉璃手链和琉璃项链的价钱，突然想起自己今天带的钱不够，连忙抱歉地对女售货员说：“呵呵，我今天不买了，谢谢，我以后再来买吧。”

说完，赵凯就匆匆离开了超市，回家了。

赵凯和妻子张玫住在一个面积不太大的房子里，这个房子在这栋楼的四楼。尽管这栋楼已经有点旧了，可是位置很好，离赵凯工作的单位不太远。在这栋楼的附近拐弯的地方，就是大超市，张玫在那里几乎能买到她需要的所有东西。

赵凯和张玫都觉得在这里生活非常便利。

第二天早上，当赵凯吃过早饭准备去上班时，他忽然发现张玫显出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张玫是一个温柔而多情的女人，每天当赵凯去上班时，她都是要吻别他，并和他说声“再见”，然后依依不舍地目送他离开家去上班。可是，赵凯发现今天张玫很少说话，只是提醒他一定给他们共同的大学同学晓青送出一份生日礼物。

赵凯问张玫：“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“我没有不舒服。”张玫回答道。

但是，赵凯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在搅乱着张玫的心。那么，是什么事情呢？

张玫对赵凯说：“你下班回来要记得回家的路。”

张玫说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赵凯更不明白了。他想，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赵凯想问问张玫为什么说这句话，但转念一想，算了，人在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中不可能天天都心情愉快，人都会有不高兴的时候。也许张玫现在正不高兴呢，还是不问了吧。

去上班的路上，赵凯心里还想着张玫今天那反常而奇怪的举动，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的什么话惹她生气了？赵凯想了想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如果张玫不喜欢赵凯说的话，她会给他指出来的。

赵凯想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何必想那么多呢！

到了办公室，赵凯就全心全意地开始投入到工作中，把张玫的奇怪举动忘得一干二净。

赵凯下班后，当他又路过了昨天他去过的超市时，他蓦然想起他昨天看过的那款紫色透明的琉璃手链。

赵凯想：那款紫色透明的琉璃手链肯定能让张玫忘掉心中的烦恼。

赵凯非常爱张玫，他不想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点事情伤害她的心。赵凯觉得，对他来



说，使妻子张玫高兴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首要责任。

赵凯急匆匆地向那家超市奔去。

在精品区，赵凯小心翼翼地端详着紫色透明的琉璃手链，他默默地欣赏着，好像看见妻子张玫双手捧着这美丽的琉璃手链，像一个幸福的孩子似的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赵凯兴冲冲地买下了这款琉璃手链。

回家。当张玫打开门，接过赵凯递过来的精致的盒子，她高兴得两眼闪烁着美丽的神采。赵凯看张玫今天身穿漂亮的新衣服，觉得有点异常，良久，他才困惑地说：“张玫，我的宝贝，你真漂亮！”

张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好半天，她才喃喃地对赵凯说道：“我还以为你忘了。”

赵凯反问道：“忘了？”

张玫没有理会赵凯的反问，她只是兴高采烈地说道：“看来，今天这个日子你比我记得更清楚。你真是太沉着了，早上你上班走的时候，竟然不露声色，我当时不由得伤心起来。现在，我才明白了，你是故意这样的，你想给我一个惊喜，你真坏，故意捉弄人。”

赵凯不清楚张玫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趁着张玫打开包装着琉璃手链的精美盒子的时候，赵凯绞尽脑汁努力想着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。

“噢，真是太好看了，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琉璃手链，我觉得不会有别的妻子在结婚周年这天能收到比这更好的礼物了！”张玫看着赵凯给她买的琉璃手链，情不自禁地说。

赵凯有点不知所措，心中不免暗暗地恨起自己：今天是结婚六周年的日子，我怎么这么大意，竟然忘记了？要不是自己今天给张玫买了琉璃手链，还不知张玫会怎样生气呢！

瞬时，赵凯也有了一种意外惊喜的幸运感。

孩子的天空

□张艳霞

儿子小伟上的是小学。小伟放学回家，美霞在看他时，忽然就看到了左脸上，有一条红红的划痕。不是很明显，但还是能看得到。

美霞不觉就有些心疼起来，问小伟，乖儿子，还疼吗？小伟摇摇头，说，不疼。美霞又问，这是怎么弄到的？小伟想了想，说，是小光把我抓的。小伟还说，当时老师让我们排队，我都排好了，小光硬是要挤进来，我就推开他，然后他就抓了我。

美霞心头一阵愤慨，一晚上都没睡着。想，这可不行了，今天是一条划痕，明天就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不行不行，咱儿子不能给别人欺负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美霞气呼呼地去了学校。她到了老师的办公室，就看到班主任严老师，正和一个女人在说着什么，应该也是学生的家长。一开始，美霞只是听着，想等她们的话讲完。听着听着，美霞就觉得不对了，那个女人在和严老师说的，竟是小伟。女人说小伟抓伤了小光，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了，这还管不管了；还说这也太缺少教养了吧。美霞就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对着那女人说，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！女人回过身，很愕然的表情。美霞冷冷一笑，说，分明是你们小光抓伤了我们小伟，竟然还恶人先告状！女人明白过来了，毫不示弱地说，你还有理了啊！美霞和女人一咋呼，严老师就把小伟和小光给叫了过来。美霞这才看到，小光脸上也有一条长长的划痕，估计是小伟给抓的。严老师见此，谁对谁错，也不好说什么了。严老师苦笑着劝慰两位家长，是我们老师的失职，对不起。

当晚回了家，美霞问了小伟，小伟似乎已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美霞问了三遍，小伟才想起来，哦，小光脸上的划痕，就是我抓的啊，他抓了我我也抓了他。小伟以为美霞会批评他几句，美霞却笑眯眯地说，儿子，你做得对。美霞还在想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起码让小光说声对不起。

第三天，美霞又去了老师的办公室。美霞刚和严老师聊了没几句，小光的妈居然也来了。两个人再次争执起来。美霞说，是你们家小光不对，要对我们小伟道歉。小光的妈说，凭啥说是你们小伟对了，应该是你们小伟道歉才是。严老师看了看表，说，两位家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去上课了，要不你们先协商一下，只是声音轻一点，别影响了孩子，好吗？美霞和小光的妈忽然都觉得有点无趣，只好暂时作罢。

美霞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，想来想去，这事必须得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几天后，美霞又去了学校。

凑巧的是，刚到办公室门口，美霞看到严老师似乎正为小光的妈做着解释。严老师说，小孩子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多大点的事儿啊？小光的妈说，不行不行，什么叫多大点事儿？现在小的时候不控制不教育好，那以后真碰到大的事还了得！严老师说，不会那么严重的。小光的妈说，怎么不会了……美霞听不下去了，也走了上去，说，对，这事儿你们小光必须向我们小伟道歉，不然下次可不定怎么着了！小光的妈皱着眉头，说，我看你是来捣乱的吧，什么事儿都不能颠倒了来说吧！严老师见她们两个又给争上了，一脸的苦笑。

办公室的窗外，正是操场，在火红的塑胶跑道上，小伟跑着跑着脚下一滑，突然就摔倒在地。站旁边的小伟看到了，赶紧跑过去扶起了他。然后，小伟拉着小光的手，两个孩子做着骑马的游戏高兴地向前奔去。依稀，还能听到他们的“驾！驾”的吆喝声，以及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看到这一切，美霞和小光的妈面面相觑。



插图：严勇杰
投稿邮箱：jz@cnb.com.cn



余秋雨：记忆文学

37

严凤英没作任何答辩，吃惊地看着这些天天一起演唱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的小兄弟、小姐妹，不知他们怎么突然成了这副模样。

几次批斗会后，她看了看院子里密密层层的大字报，回家抽了一堆香烟，然后拿起水杯，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药，自杀了。

造反派断言严凤英的自杀是一种挑战，并由此作出决定，文化艺术界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。

于是，同一个省的另一个黄梅戏剧团的一个“后补右派分子”，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。

他面临的必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当街批斗。他只担忧，自己的三个孩子看到父亲被捆绑在大街的高台上受尽污辱，会不会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？他与妻子商量很久，决定把孩子赶紧送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，他们认识一个上街来的农民。

孩子们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一个不近的村庄。最小的一个是女孩，才五岁，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。那些日子，过得又苦、又野、又快乐，只是她一直奇怪：爸爸、妈妈怎么把我们忘了？

正是这个小女孩，二十年后将主演长篇电视传记片《严凤英》，播放时全中国万人空巷。这是一部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彻底揭示“文革”灾难的大作品，严凤英自杀前头发飘乱、双眼逼视，穿过屏幕质问着二十年后的山河同胞。这样一部作品很难想象能够被批准播放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却奇迹地被通过了。全国观众和专家一次次投票，都毫无分歧地把全国电视“飞天奖”和“金鹰奖”的最佳女主角奖，授予那位年轻的演员。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。

严凤英去世时，五岁的小女孩马兰并不知道城里的父母在受难。同样，当时的我，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难。严凤英、我的岳父、我的叔叔，几乎都是同龄，又在同一个省。妈妈嘱咐我写的那封求助信，已飘飘荡荡地向叔叔飞去，而那时的叔叔，正求助无门。

叔叔所在单位的造反派，也因受到严凤英自杀事件的波及，正在寻找文化艺术方面的“阶级敌人”。可惜那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物，因此就把经常喜欢向年轻人讲述《红楼梦》的叔叔，当作了“疑似敌人”。

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达。当时江斯达还没有被打倒，为了不造反派的矛头指向自己，也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叔叔的会议。后来有人说，江斯达此举，可能还出于对叔叔几年前举报他隐瞒灾情的不满。

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“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《红楼梦》”。当时，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，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《红楼梦》。当然，我叔叔也不知道。

按照惯例，批判一定引来揭发，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《红楼梦》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，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到，《红楼梦》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，可能是同性恋。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，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。

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，挂着牌子游街示众，牌子上写着六个字：“《红楼梦》，同性恋”。在当时，民众看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，每一次都人山人海，一个个踮着脚，伸着脖子，指指点点，像过节一般。这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观赏，他觉得是奇耻大辱，便把头低下，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观看。

这位年轻女子，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。此刻她态度冷漠，没怎么看叔叔的脸，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。

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，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洗鞋。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层层的民众，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。他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儿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，却都知道这是他的地方。他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，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，但前几年，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。他冒险上书北京，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，但眼下，他们全都兴高采烈，成了自己的灾难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